DOI: 10.13718/j.cnki.xdsk.2016.01.010

从"断头桥"到"立交桥": 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路径探寻

徐小容,朱德全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市 400715)

摘 要:地方高校试点转型正式拉开了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和发展的序幕,至此,职业技术教育人才培养便走上了从"断头桥"向"立交桥"的体系转变之路。建设应用技术类型高校,须首先厘清其所关涉并容易混淆的几对概念逻辑,在明晰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概念实质的基础上,正视我国转型高校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与条件性束缚,并有针对性地从问题层面突破转型高校发展的瓶颈,从而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关键词:应用技术类型高校;高校转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断头桥";"立交桥";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1-0071-09

一、澄明与析理: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概念逻辑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内容部分,明确提出"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也即是通过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的方式发展本科阶段的职业教育,从而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服务。由此可知,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这其中不仅涉及了应用技术教育的发展,也涉及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然而,应用技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普通本科院校究竟须由何种类型转向何种类型?高职高专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之间是否只是层次的不同?而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又是关涉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概念体系是否明晰的基础和关键。

(一)应用技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从属逻辑

要正确认识职业技术教育与应用技术教育的概念实质,则需要首先明确两者的内涵和外延。职业技术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技术和职业教育")是指"对职前、职后的各级各类职业和技术教育以及普通教育中的职业教育的总称。包括进行科学技术学科理论和相关技能学习的技术教育以及着重技能训练和相关理论的职业教育"。[1]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技术和职业教育术语》一书中也指出,"技术和职业教育"是一个"综合的术语",包括了"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

收稿日期:2015-08-19

作者简介:徐小容,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朱德全,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少数民族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改革研究" (14JZD048)之子项目"高校少数民族应用型人才供需矛盾研究",子项目负责人:朱德全;2015 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高等职业院校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机制研究"(SWU1509365),项目负责人:徐小容。

范畴。由此可知,职业技术教育内在地包含了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传授某种职业生产劳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侧重于培养以经验技术学习为主的技能型人才;技术教育是传授一定技术基础理论并以应用为目的的知识技能教育,侧重于培养以理论技术和技能学习为主的技术型人才,^[2]两者在本质上具有趋同性。而其中,作为职业技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技术教育,又内在包含了技术应用教育和技术工程教育,由此看来,应用技术教育实属于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决定》中明确指出,"通过引导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重点发展本科阶段职 业教育"。这里往往容易引发两个疑问:一方面,应用技术教育属于技术教育,而技术教育与职业教 育是并列关系,那为何转型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不是本科阶段的技术教育而是职业教育?另 一方面,既然职业技术教育内在地包含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那么普通本科院校通过向应用技术 类型高校转型而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如何能够服务于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诚然,若要回答 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势必首先需要明确如下两个方面的事实。其一,尽管"职业教育"在本质上是从 属于"职业技术教育"上位概念内的下位概念,但在一些日常用语抑或是某些官方文件称谓中,均倾 向于用"职业教育"代替"职业技术教育",[3]如随着我国颁布和实施《职业教育法》后,国务院以及相 关行政部门在其颁布的正式文件中均用"职业教育"代替"职业技术教育"这一提法,但并未改变各 自的实际内容。其二,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主要定位于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因而转型高校所实施的应用技术教育也并非是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平行的教 育类型,而其实质是职业技术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一种过渡层次,是职业技术教育从中等、专科向 上延伸的过渡,也正是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在中等、专科、本科到研究生人才培养层次上的有机衔接, 才能真正搭建职业人才培养的"立交桥",从而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服务。综上而言,若将"职 业技术教育"视为一个概念系统,"应用技术教育"则是"职业技术教育"上位概念系统范围内的一个 下位概念:若将职业技术教育视作整体的人才培养系统,应用技术教育则特指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下 的本科层次,而这也为转型高校从专业层面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就应用技术教育本身而言,其在拥有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特性的基础上也有其自身的内涵和侧重。应用技术教育主要是一种通过向人们传授技术技能知识和经验,并指导人们怎样更好地利用其部分或全部生产职能,使其有效率地达成技术使用目的的教育。与传统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定位相比,应用技术教育更注重将抽象的理论符号向具体的操作构思或产品构型转化,以及人自身的生产职能作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性转换,而这一转变和转换过程实际是对人的生产职能使用效率和效能的强调。从目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层次体系来看,现有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集中在中等和高等专科层次,而受这种发展层次的限制,职业技术教育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实践中也限于教会人们适应并能胜任某一工种或职业岗位的职业技能与工作能力,实际强调的是一种"如何使用"并"会使用"的"教会"过程。而作为承接本科层次职教的应用技术教育,则更侧重于将已经领会的知识、技能技巧向生产职能以及生产实践中进行有效率地过程性转换,是对这些技能技巧的应用效率程度的强调,并注重迁移和创新,实际强调的是一种"怎样有效率地使用"以及"使用效率程度"的"掌握"过程。因而,普通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而实施的应用技术教育,不仅丰富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内涵和体系,也为职业技术教育在更高层面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指明了方向。

(二)高校发展类型与地方高校转型的关联逻辑

现代高校发展的类型因划分标准不同而种类各异,从人才培养类型角度出发,可将高校划分成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种,若将应用型和技能型划归一体,则整体上又可将高校划分成学术研究类型和应用技术类型两种。学术研究型高校侧重于科学研究、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深层次探讨,强调新规律新事物的发现,主要向学生提供一套系统的科学理论教育,因而其培养的主要是能够从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学术型或研究型人才;应用技术型高校则侧重于科技知识、操作性技术技能的传授,以及工程与技术技能的开发应用,强调应用技术的发明与升级以及科技产品、技术成果的实践应用和转化,主要向学生提供能够从事生产和职业需求的工程与技术技能教

育,因而其培养的主要是一种工程型、技术技能型以及复合型的应用技术人才。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型高校培养的人才类型相对单一,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培养的人才类型较为多元,也更能切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诚然,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只是高校在特定参照标准下所划分的一种类别,并非是一种新的独立类型,因而强调普通高校转型,实质也是指这些普通高校发展方式向应用技术类型的转变,而在一些文件或是研究中提到的"应用技术型大学"或"应用技术大学"均是对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后的一种统一和特定称谓。

转型,并非是对原有发展方式的全盘否定,而是部分基于原有的发展并向更理想状态的转变与升级,转型的方式不仅包括学校的转型也包括专业的转型。首先,学校转型也即是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普通高校尤其是一些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自办学之初就将学校发展定位于研究型高校,却受自身发展条件和社会研究型人才饱和的现实牵绊而面临发展危机,因而转型发展也就成为其摆脱危机的必经之路,而谈及对这部分高校的转型,也特指在宏观层面上实现从研究型向应用技术型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要引导这部分高校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诚然,本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是相对于中等和专科层次在人才培养上更高级别的发展,其人才培养更强调与社会经济发展在人才需求结构上的对接,因而,其主要侧重于培养集工程型、技术型与技能型于一体的经世致用的应用技术复合型人才,而这也是一些参与转型的高校在转型中所应突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其次,专业转型也即是与应用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相关专业的转型或升格,通过建设与人才培养层次结构相配套的职业技术教育专业发展体系,实现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相互融通,从而也为一些重点工程高校和高职院校的转型提供现实基础和条件,以节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三)专科高职与本科高职的层次逻辑

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是一个有着广泛"中国特色"的概念,"属于第三级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4]是高等教育中强调职业性与应用性的特定教育,其不仅隶属高等教育体系范畴,还特指职业技术教育的高级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因发展层次不同,主要分为专科高职、本科高职和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三种层次。但受一些体制和制度因素的束缚,我国的职教体系发展还不健全,本科高职仍处于试点阶段,高职学历也仅限专科层次,几乎没有正式且被广泛认定的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学历,而受此影响的高等职业教育也一般泛指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系统的断层,使得我国职业技术人才培养机制也沦为一座"断头桥"。

诚然,专科高职在职业学校类型上泛指职业技术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在学历层次上特指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主要培养实用化的既具一定理论基础,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对高层次技术技能型和应用复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专科高职培养的人才层次和人才类型已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受大势所趋也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了试点转型建设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战略决策,从而开启了我国创办本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的新局面。我国的本科高职在优于专科高职发展的前提下,也具有其独特的内涵。地方普通高校通过转型,使得承载本科职教的学校不仅包括转型后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还包括通过专业升格发展本科职教的高职院校;在学历层次上定位于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层次;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主要以应用技术复合型人才培养为主。由此而言,本科高职虽是专科高职发展层次的延伸,而其依托的学校类型相对更为多元,能够实现以专业系统为载体的现代职教体系的实践落实,也为不同类型高校的转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通过本科高职在纵向人才培养层次上的"承上"和"启下"、在横向学校类型上的"普职沟通",从而真正意义上搭建我国职业人才成长的"立交桥"。

二、阻滞与诊疾: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与发展的障碍与困境

我国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并非畅通无阻,教育相关制度的僵化以及转型高校

自身发展所面临的条件性束缚是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亟需突破的瓶颈。本文从制度层面剖析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所面临的阻滞、从条件性束缚层面解析转型高校本身面临的困境,从而为我国在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和转型院校的改革突破找到现实依据。

(一)制度性障碍: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的外在阻滞

1. 教育相关政策制度限制过严

在我国,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建设主要是通过转型的方式实现,参与转型的学校不外乎于一些高职高专院校、独立学院、新建本科高校以及部分"211"、"985"工程高校。而对于一些独立学院和新设本科院校而言,由于其成立之初多是以学术型"姿态"亮相历史舞台,因而其转型之路也势必会因基础薄弱和经验欠缺而异常困难,然而这类高校却是国家在政策导向上的主体转型对象,若要逐一突破此类高校转型发展的瓶颈问题,无疑会为我国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建设增设不小阻力。高职专科院校从办学之初便定位于向技术技能型发展,在本质上趋同于应用技术类型的发展定位,其已有的软硬件基础也能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建设作好铺垫,而这相比一些独立学院及新设本科院校在转型过程中,须重新建设与应用技术相配套的软硬件基础来说,更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高职专科类院校在向应用技术类型高校转型上,却面临机会过少、政策过严等问题,而这对于一些基础雄厚、实力较强并已达到升格条件的高职专科院校来说势必成尤为欠妥。

2. 高校招考制度失之偏颇

高校招考制度不仅是中等层次教育发展的"指挥棒",更是关系到公民是否公平地享受高等教育资源的"晴雨表"。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享有绝大部分招考权力,考评不分的制度也严重限制了高校招考的自主权。众所周知,高等职业教育是与普通高等教育平行的一个类别,而现行的高校招考制度,却将高职教育的高考录取批次安排在普通高等教育的专科层次,而这又一定程度地限制了职业教育本身的吸引力。此外,高职招生的生源也被安排主要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而真正与职业教育对口的中职毕业生却处于高职录取的从属地位,这无疑为中职毕业生继续升学增设了难题。不仅如此,高校招考制度因招考形式较为单一、招考内容重智轻能等问题,也在一定层面上限制了我国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根基的稳定并影响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进程。因而,要突破招考制度的种种束缚,以实现职业院校在招考层面一定程度的自主,须在有效结合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基础上推进高校招考制度的改革。

3. 学校评估制度重"标准"轻"特色"

高校评估制度的评估取向会对高校的发展定位形成重要的导向作用。我国现行的高校评估制度主要秉承一种外在的、合规定性的质量标准取向,而过于整齐划一,过分注重"标准"的评估制度,只会致使被评高校出现办学定位趋同、学科专业整齐划一、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倾向,从而限制各种类型高校的特色发展和内涵建设,这也是造成一些独立学院和新建本科院校发展困境的重要外在因素。不仅如此,我国现行高校评估标准存在着过于强调学术研究型发展定位及相应办学经费分配比重的不足,如武汉大学设计的中国大学排行榜,在12个二级评估指标中,有10个指标均与学校的办学经费投入和学科建设直接相关;另外,武书连《中国大学评价》在全部29个监测点中,有21个监测点与科研水平密切相关,[5]而这种学术研究型的评估导向,促使越来越多的普通高校及一些高等职业学校走上了研究型定位和资金竞争的发展之路。事实上,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于应用技术型,并侧重于应用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因而建立与普通教育相区别的职教分类评估制度,使高校评估导向为一种合需要性、合发展性以及合职业性的评估取向,更能切合应用技术大学的建设需要和职业学校的内涵建设需求。

4. 教师评聘制度重"学"轻"术"

高校教师评聘制度主要由教师用人制、分配制、流动制、教师职称评审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构成,而我国无论是教师准人、流动、分配抑或是职称评审均主要建立在教师的学术资格及科研能力基础上,以至于高校在教师评聘上出现唯学历、唯科研等软实力"学"的取向,却忽视了将"学"运用

于实践的教师硬实力"术"的发展。诚然,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本科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师资队伍的转型和能力建设,而以往以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科研轻教学的学术型人才为主的教师评聘制度,与现代职教"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所倚重的,以技术、技能、实践积累的应用技术型人才为主的,多元灵活评聘制度形成反差。因而建设与"双师型"专业化师资队伍相适应的教师评聘制度,多元化拓展教师聘任及评审路径,是加快建设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极为关键的一步。

(二)条件性束缚: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内在窘境

我国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建设主要是通过地方高校转型而实现,但转型高校自身却面临着诸 多内在性条件束缚:第一,办学定位盲目攀高。评估是事关高校生死存亡及发展前景的重要环节, 为了应对高校评估工作,部分学校在没有合理估量自身实力的情况下,办学定位盲目攀高,肆意扩 建新校区,大兴硬件建设并重金争夺人才,从而为这些高校的发展增设繁重的外债压力。如中国社 会科学院发布《2006:中国社会形式分析与预测》指出,2005年我国公办高校的贷款总额已达1500 亿~2 000 亿;《2007 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披露,到 2006 年底全国高校贷款规模在 4 500 亿~5 000 亿:[6] 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到 2010 年底,我国地方高校负债总额约为 3 482 亿。[7] 而其中背负外债压 力的高校,在转型过程中又同时面临着财政困难与转型突破双重挑战。第二,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 脱节。由于教育发展本身具有滞后性以及一些转型学校在专业设置上偏盲目,从而导致专业设置 与产业需求的脱节,如部分高校专业设置的平均重复率达4.2(个/种),而第三产业类专业布点少甚 至还处于空白状态,[8]而这种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不对接的情况,也必然会阻碍应用技术类型高校 的内涵式建设与其区域经济服务功能的发挥。第三,课程标准与职业标准对接度不高。职业标准 是基于职业分类和职业活动内容对从业人员工作能力和业务素质的规范性要求,是课程标准设计 开发的基本前提。就地方普通高校而言,部分高校课程标准的设置多是以学科体系内容为基础,与 职业标准的相关度极低。另外,由于我国职业标准体系本身的发展滞后于职业岗位和技术的更新 升级,多数标准陈旧过时,而基于此标准设计的职业院校课程标准也出现或高于或完全照搬职业标 准的问题情况。因而,职业标准本身的健全和完善并实现与课程标准的高度对接,是应用技术类型 高校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第四,人才培养模式陈旧单一。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因其生源的复 杂性,在人才培养上偏重于产学研相结合的多元化培养模式,而部分参与转型的高校因受惯性思维 的影响,往往安于本身发展的"平衡态"而故步自封,一味地按照原先固有的、侧重学与研单一结合 而较少涉及与生产流程相匹配的培养模式进行人才培养,从而导致学校输出人才出现"千人一面", 智、能发展失衡目从业能力偏低等问题。第五,内部治理结构封闭单一。部分高校内部因利益相关 主体之间关系复杂且受行政干预较多,往往形成一种自成一体的、自上而下且封闭单一的治理结 构。这一治理结构又因管理机制不健全而致使高校内部各层级责权不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 衡等问题,而这又与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目标相背离。第六,教师队 伍专业实践能力偏低。受我国长期存在的重学历轻能力的教师评聘制度影响,转型高校尤其是一 些建校之初便将办学定位于学术研究型的高校,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专业实践能力偏低的情况,而 其直接后果是学生专业技能达不到职业标准的要求,从而限制了学生的就业和岗位创造力的发挥, 而这也是制约高校转型的核心问题。

三、筑渠与架轨: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立交"路径建构

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旨意在于实现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从"断头桥"向"立交桥"的转变,从而建构职业技术人才成长的现代"立交"体系。为此,通过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实现在方向上对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宏观引领;通过公平公正政策制度环境的筑构在制度上保障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发展质量;通过管、办、评制度的分离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良性共治提供参照;通过对接区域经济的"地气"以长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发展的"底气";最后以立交贯通体系的建构,在纵横向上打通职业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的"脉络",以强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本身"。

(一)高屋建瓴:顶层设计制度层面的标准体系

《决定》的核心思想在于建立高等学校的分类体系,也即是建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或学术研究型大学与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分类管理体系,而这种分类管理体系的构建必然涉及一系列相关政策、招考、高校评估、教师评聘等制度的相应变化,由于其关涉的变革因素过多,牵扯的利益关系过于复杂,而要突破制度层面的束缚,若非教育行政部门从国家的高度进行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不能实现。分类管理体系建立的核心在于分类标准的构建,因而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度层面顶层设计的核心,又落到了适应学术研究型大学和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分类标准体系的设计上。

第一,针对学术研究型大学与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标准设计应各有侧重。学术研究型大学标准设计的重心应放在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的认证标准,以及高质量研究型人才的培养标准两个方面,各指标设计应注重思想性、探究性和创新性;而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标准设计则应侧重于职业资格标准、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水平评估标准、应用技术型专业(专业群)认证与教学水平评估标准等方面,^[9]各指标的设计应注重应用性、技术性和创新性。两类标准体系在实现分类侧重的基础上,更要实现相应体制机制的对应配套与完善。

第二,分类标准的设计应以问题为导向,着实解决制度层面的重大急迫问题。在进行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标准设计的同时,可有效借鉴学术研究型大学已有的部分科学合理标准,并结合高校在转型发展中的重大急迫问题,实现以问题为导向,各个击破转型中的重大制度性障碍问题,并从全局着眼,以更少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设计出更为公正、科学的标准体系。

第三,标准的设计应灵活且具有弹性。尤其是在学校评估标准的设计上,过于整齐划一的标准,只会导致千校一面、毫无特色的同质化发展倾向的出现。因而,在顶层设计各标准的时候,应更加注意各标准的灵活性与弹性,不能将标准限得过死,而要给各高校在自主发展与内涵建设上留有能动性发挥的空间。

(二)优质竞争:筑构公平公正的政策制度环境

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共同发挥下,合理公平的竞争更能有效激发转型高校的办学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转型高校的办学质量。然而,要实现转型高校之间的这种公平竞争,公平公正政策制度环境的构筑是基本前提。在转型高校中,高职专科院校因受到政策制度的约束,其转型发展的处境最为不利,而国家之所以限制高职专科院校以升格的方式转型发展应用技术类型高校,部分原因也为了防止引起高职专科院校的"升格潮"。诚然,通过单纯地制止并非是解决"升格潮"问题的最好办法。若从高职专科院校和普通地方本科院校两个层面采取不同措施,将更能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实现转型高校发展间的优质均衡。由于转型是部分基于原有发展类型并向更理想状态的转变与升级,因而转型的方式也可以有所差别。

第一,高职专科院校层面的转型。首先,允许并严格限制高职专科院校升格转型应用技术类型高校。通过制定严格的升格转型标准并限定一定数量的升格转型名额,以避免高职专科院校因盲目升格竞争而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对于一些条件优越、综合实力强的国家级示范高职专科院校,允许其在限额数量内且达到转型标准的条件下进行单独升格转型。此外,对于一些通过联合或合并重组等方式组建的集团化高职专科院校或联盟,允许其在限额数量内且达到转型标准条件下,择优升格转型。其次,有条件地允许一些重点专业以及优势专业(群集)以专业升格的方式转型发展本科职业技术教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构不仅强调职业学校体系的完整,还强调职业技术专业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以专业升格的方式转型也即是要鼓励高职专科院校建立健全转型专业的发展体系,力争将优势专业升格发展成本科层次,通过形成该专业成体系的一贯化发展,从而健全与之相对应的人才培养层次结构。

第二,普通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首先,允许普通地方本科院校(包括独立学院、新建本科高校、重点工程高校)兼并办学水平高的高职专科院校并实现转型,一方面有效避免部分高职专科院校盲目地竞争升格名额,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提升地方本科院校的职业性基础,以加快向应用技术类

型高校转型的步伐。其次,鼓励并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工程高校以专业转型的方式参与转型,并为之提供转型上的政策优惠。重点工程高校参与转型不仅能对一般高校的转型起到示范和导引作用,更能较大幅度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针对重点工程高校的转型意愿不强烈的现实情况,可通过配套相关优惠政策,吸引其通过专业转型精心打造职业教育领域的核心和重点专业,以形成在该专业领域的引领和辐射作用,从而打造与普通教育在地位上近乎对等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三)扩大自主:建立管、办、评分离的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长期受制于政府的行政管制而自主性较为缺失。政府集管理、办学、评价于一身使得高等教育的决策、执行、监督也形成一体化,从而造成转型高校之间因自主性缺失而发展失衡。[10]地方高校的转型改革,实际上又为通过建立管办评相分离的制度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提供了良好契机。要实现管办评的分离必然涉及各职能主体自身职能的调整优化,以最终形成政府宏观管理、转型高校自主办学和社会中介评估组织独立评价的管办评分离制度。

首先,政府宏观管理层面。政府应主动转变自身职能,改变以往过多直接行政干预高校办学的问题局面,给予转型高校在招生、教学、科研、教师评聘、财产管理、对外交流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并通过为转型高校创设良好的政策制度环境而服务于高校的自主转型。不仅如此,政府还需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校外在宏观监督与管理机制,以配合高校的内部治理,从而辅助转型高校打造内外一致的良性治理格局。

其次,转型高校自主办学层面。转型高校须逐步脱离对政府干预的依赖,在转型的过程中可试行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董事会治理模式或大学教授委员会制,明晰和平衡各主体的权责与利益,推进高校内部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以打造多维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结构和多元化办学格局,并逐步探索和施行转型高校在招生、教学、科研、专业设置等方面的自主,从而将自主权真正落实到转型高校办学的各个方面上。

最后,社会评估机构独立评估层面。应建立专门的相对独立的社会评估组织或机构,以保证评估的专业化与科学性。为此需要通过专门的政策、法律规章制度进行对评估机构赋权,使评估机构能够在高校评估上逐渐摆脱政府的行政权力干预,从而形成一种具有专业权威的、能与政府和高校评估权力相制衡的独立评估力量,同时鼓励并引导第三方评估力量参与高校的评估,以打造较少受外在因素干预的、专门化的、分类并灵活设置的、重特色轻标准并各有侧重的现代评估体系。

(四)优势链接:对接区域经济的"地气"以长高校发展的"底气"

在教育系统中,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系最为紧密,而承载较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在推进区域经济增长上也理应承担起更为关键性的作用。实际上,我国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建设主要是通过转型的方式实现,其实质是一种内生机制作用的结果;而欧美发达国家成功举办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主要是一种外促机制作用的结果,这种外促机制尤其强调与地方经济形成对接,重视按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来办学。例如德国的应用技术类型大学在创建之初便形成与地方经济需求的高度对接,而这也是我国通过转型方式举办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所缺乏并须重点借鉴和本土化实现的。因而,要提升转型高校与区域经济的对接程度并最终实现两者的联动发展,须政策主体、市场主体和高校办学主体形成一致合力而共同发挥作用。

一方面,高校转型要实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步规划。政府与转型高校之间的通力合作是高校转型与区域经济发展同步规划的基础。转型高校通过为政府提供全面的教育信息,使政府在获取完全信息的基础上提出教育与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施在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与转型高校布局结构的同步调整、产业发展战略与转型高校专业建设的同步规划、经济发展技术结构与转型高校人才层次结构的同步对接、经济人才规模预测与转型高校招生数量的同步对等等方面上的战略决策。[111]以避免政府因忽视区域经济与高校转型发展间的内在联系,或在获得教育与经济不完全信息的基础上,片面作出教育与经济决策而导致高校与区域经济之间的错位发展。

另一方面,高校转型要实现与区域经济的特色链接。不同区域因历史、政策或资源占有情况不

同而各具特色。转型高校只有与区域经济特色形成链接,才更能办出高校自身的特色。而要实现与区域经济的特色链接,则需要转型高校与行业企业之间进行深度合作,通过利益共享机制与责任共担机制的建立,从而推进两者在共生合作的基础上,共同致力于实现转型高校与区域经济特色资源形成链接、转型高校与区域内行业企业特色品牌形成链接、转型高校与区域内特色技术形成链接。如此一来,转型高校通过与区域经济"地气"的高度链接,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千校一面"问题的再次发生,也有助于助推转型高校自身特色品牌的打造,从而增长其发展的"底气"。

(五)纵横贯通:构建交互融通的立交贯通体系

要构建交互融通的职教贯通体系,则须在横向上实现普教、职教、成教的类别交叉;在纵向上实现各层次的衔接,通过纵横向交错衔接机制的建构,从而搭建起以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为支撑的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立交贯通体系。

1. 一贯式衔接制

一贯式衔接制主要是一种免试直升的连读制。这种"捆绑连读式"衔接制又主要由两种形式构成,即"3+2"一贯式和"4+2+3"一贯式(如图 1)。

首先,"3+2"一贯式是一种中高职一贯培养制,主要以行业企业岗位需求为导向而设计的一种衔接制,需要中高职联合培养得以实现。学生在中职学校就读3年后,免试进入合作的高职专科院校就读,在完成2年高职专科阶段的学习之后,需经由学校和行业企业共同制定的职业考核标准进行毕业评定,考核合格后可获得相应的高职专科文凭。这种"宽进严出"的中高职合作培养街接制,主要侧重于"职业性"人才的培养。其次,"4+2+3"一贯式是一种高职一贯培养制,主要是针对以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为主要依托的,实现在高等职业教育本科和研究生层面一贯发展而设计的衔接制。学生在中职学校毕业后,经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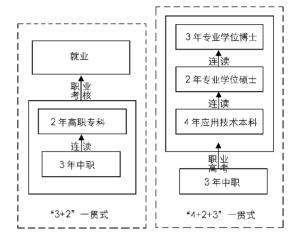


图 1 一贯式衔接制

职业高考而考入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在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就读4年本科后,综合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免试继续攻读应用技术类型高校2年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和3年的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这种"捆绑式"的"严进宽出"衔接制主要侧重于高层次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2. 对口单招衔接制

对口专业单招衔接制是一种以专业发展为主 线的连贯培养制,主要针对招收对口专业毕业学 生而设计的一种衔接制,尤其适用于通过专业转 型而发展应用技术型大学的高校(如图 2 所示)。

这种衔接制运作的前提在于,以专业系统发展为主线,建立成体系的专业考核认定标准和专业考评体系,并配套灵活的专业学分积累和转换制度,从而以此为学生升学考试和毕业考核的参照标准。具体的衔接内容主要包括:首先,从高职专科院校层面看,高职专科院校主要招收专业对口且达到专业考核标准的中职毕业生免试就读,学生在高职专科院校就读期间,主要进行某一特定专业的系统学习,学习年限为3-4年,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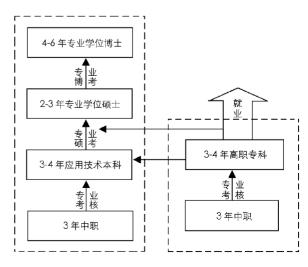


图 2 对口单招衔接制

在读期间学分达标并表现优秀可参加升本考试,从而升入对口专业的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本科专业学习,也可以毕业后通过参加同等学力的对口专业研究生考试进入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更高阶段的学习。其次,从应用技术类型高校层面看,其主要招收专业对口、达到专业考核标准且经过严格专业考核认定的中职毕业生免试就读,学生在应用技术本科阶段学习若专业学分达到标准,可以申请提前毕业或继续参加对口专业的硕、博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可进入对应阶段学习。应用技术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年限均较为灵活,本科阶段的学业年限为3~4年,硕士阶段的学业年限为2~3年,博士阶段的学业年限为4~6年。总之,这种对口单招衔接制的优势在于,通过建立某专业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成体系的考核认定标准,以所修学分数为毕业条件,不但实现了在学制上的灵活变通,而且更容易培养在某专业领域的"专"、"精"人才。

3. 分段贯通制

分段贯通制主要是一种以分阶段考试为主要形式的分段衔接制,主要针对招收类别多样的毕业学生而设计的一种衔接制(如图 3 所示)。

这种衔接制的主要特点是学生可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参加分阶段考试而进入更高阶段学习,就读专业可以是对口专业,也可根据兴趣报考其他专业,各阶段的学业年限均较为固定。这种衔接制与普通教育衔接制较为相似,但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是,其将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招考的一种类型而非普通教育的一个层次,真正实现了职业教育体系的独立和完整。不同类别学生在完成中等教育阶段的学习后,均可参加职业高考,并根据考试成绩进入应用技术本科或高职专科院校就读。在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本科阶段就读的学生,在完成4年本科阶段的学习后,可直接就业或参加统一的硕、博考试并进入相应阶段学习,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年限为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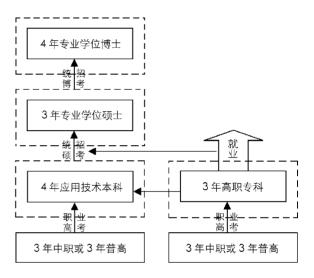


图 3 分段贯通制

年,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业年限为4年。而在高职专科院校就读的学生,其中部分优秀学生可参加升本考试进入应用技术本科院校就读,也可就读3年毕业后参加同等学力的统招考试,进入应用技术类型高校更高阶段的学习。总之,这种衔接制较为灵活且具有较强的普适性,能够有效沟通普职教育之间的联系,从而有助于为社会经济发展输送更多实用性的职业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 [1] 顾明远. 教育大辞典(卷 3)[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227.
- [2] 车仁美,李万忠,江兴林,等.职业教育工作手册[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5.
- [3] 杨金土,孟广平,严雪怡,等.对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认识[J].教育研究,1995(6):7-15.
- [4]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986.
- [5] 赵渊. 高校转型的路径依赖及其破解[J]. 学术论坛,2012(12):211-214.
- [6] 田恒平.中国高校债务状况的调查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146-154.
- [7] 曹淑江. 我国普通高校债务问题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2012(2):63-67.
- [8] 郑美丽.河南省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的协调性研究[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2);23-26.
- [9] 赵志群.现代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现状与展望[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64-70.
- [10] 周海涛. 高等教育"管办评分离"的缘由与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3):3-8.
- [11] 朱德全,徐小容.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逻辑和立体路径[J]. 教育研究,2014(7):50-51.

责任编辑 曹 莉